# 曲江对酒原文|赏析

来源：网络收集 更新时间：2022-07-08

*曲江对酒作者：杜甫杜甫（712-770），字子美，祖籍河南巩县。祖父杜审言是唐初著名诗人。青年时期，他曾游历过今江苏、浙江、河北、山东一带，并两次会见李白，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。唐玄宗天宝五年（746）*

曲江对酒作者：杜甫杜甫（712-770），字子美，祖籍河南巩县。祖父杜审言是唐初著名诗人。青年时期，他曾游历过今江苏、浙江、河北、山东一带，并两次会见李白，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。唐玄宗天宝五年（746），杜甫来到长安，第二年他参加了由唐玄宗下诏的应试，由于奸臣李林甫从中作梗，全体应试者无一人录取。从此进取无门，生活贫困。直到天宝十四年（755），才得到「右卫率府胄曹参军」一职，负责看管兵甲仓库。同年，安史之乱爆发，此

原文:苑外江头坐不归，水精宫殿转霏微。桃花细逐杨花落，黄鸟时兼白鸟飞。纵饮久判人共弃，懒朝真与世相违。吏情更觉沧洲远，老大徒伤未拂衣。

苑外江头坐不归，水精宫殿转霏微。我还不想回去，我就想守着一江流水，就守着这座被战争浪费的皇家园林。

桃花细逐杨花落，黄鸟时兼白鸟飞。我想多坐一会儿，即便时间的移动，使豪华的宫殿的位置变得朦胧难测，我仍想多看看，桃花如何追逐白色的杨花，它们如何争着抛弃这个世界。

纵饮久判人共弃，懒朝真与世相违。黄鹂和白色鸥鸟，比赛逃离。我也是厌世者，早已失去朝见皇帝的胃口。

吏情更觉沧洲远，老大徒伤未拂衣。由于缺少异数，我纵酒，烂竽充之。想隐居水边，可在水滨依然是王臣。现在老了，还说什么“事了拂衣去”。参考资料：1、彭定求 等 全唐诗（上） 上海 ：上海古籍出版社 ，1986 ：5472、萧涤非 等 唐诗鉴赏辞典 上海 ：上海辞书出版社 ，1983 ：472-473

苑(yuàn)外江头坐不归，水精宫殿转霏(fēi)微。苑：指芙蓉苑，在曲江西南，是帝妃游幸之所。水精宫殿：即水晶宫殿，指芙蓉苑中宫殿。霏微：迷濛的样子。

桃花细逐杨花落，黄鸟时兼白鸟飞。细逐杨花落：一作“欲共杨花语”。

纵饮久判(pān)人共弃，懒朝真与世相违。甘愿的意思。张相《诗词曲语辞汇释》：割舍之辞；亦甘愿之辞。

吏情更觉沧(cāng)洲远，老大徒伤未拂衣。吏：一作”含“。沧洲，水边绿洲，古时常用来指隐士的居处。拂衣：振衣而去。指辞官归隐。《新五代史·一行·郑遨传》：“见天下已乱，有拂衣远去之意。”参考资料：1、彭定求 等 全唐诗（上） 上海 ：上海古籍出版社 ，1986 ：5472、萧涤非 等 唐诗鉴赏辞典 上海 ：上海辞书出版社 ，1983 ：47

苑外江头坐不归，水精宫殿转霏微。桃花细逐杨花落，黄鸟时兼白鸟飞。纵饮久判人共弃，懒朝真与世相违。吏情更觉沧洲远，老大徒伤未拂衣。

　　前两联是曲江即景。“苑外江头坐不归”，“坐不归”，表明诗人已在江头多时。这个“不”字很有讲究，如用“坐未归”，只反映客观现象，没有回去；“坐不归”，则突出了诗人的主观意愿，不想回去，可见他心中的情绪。这就为三、四联的述怀作了垫笔。

　　以下三句，接写坐时所见。“水精宫殿转霏微”，在“宫殿”、“霏微”间，又着一“转”字，突出了景物的变化。这表面上是承“坐不归”而来的：久坐不归，时间已经快到晚上，所以宫殿霏微。但是，下面的描写中，却没有日暮的景象，这就透露了诗人另有笔意。浦起龙《读杜心解》曾将诗人这一时期所写的《曲江二首》、《曲江对酒》、《曲江对雨》，跟作于安史之乱以前的《丽人行》作过比较，指出：“此处曲江诗，所言皆‘花’、‘鸟’、‘蜻’、‘蝶’。一及宫苑，则云‘巢翡翠’，‘转霏微’，‘云覆’，‘晚静’而已。视前此所咏‘云幕’，‘御厨’，觉盛衰在目，彼此一时。”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。“水精宫殿转霏微”所显示的，即是一种虚空寥落的情景，这个“转”字，则有时过境迁的意味。

　　与此刚好成对照的，是如期而至的自然界的春色：“桃花细逐杨花落，黄鸟时兼白鸟飞。”短短一联，形、神、声、色、香俱备。“细逐”、“时兼”四字，极写落花轻盈无声，飞鸟欢跃和鸣，生动而传神。两句衬托出诗人的此时的心绪：久坐江头，空闲无聊，因而才这样留意于花落鸟飞。“桃花细逐杨花落”一句，原作“桃花欲共杨花语”，后杜甫“自以淡笔改三字”（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》），由拟人法改为描写法。之所以这样改，是因为“桃花欲共杨花语”显得过于恬适而富有情趣，跟诗人当时仕途失意，懒散无聊的心情不相吻合。

　　这一联用“自对格”，两句不仅上下对仗，而且这一句的某些字词也相对。此处“桃”对“杨”，“黄”对“白”。鸟分黄白，这是明点，桃杨之色则是暗点：桃花红而杨花白。这般色彩又随着花的“细逐”和鸟的“兼飞”而呈现出上下飘舞的动人景象，把一派春色渲染得异常绚丽。

　　风景虽好，却是暮春落花时节。落英缤纷，固然赏心悦目，但也很容易勾起伤春之情，于是三、四联对酒述怀，转写心中的牢骚和愁绪。

　　先写牢骚：“纵饮久判人共弃，懒朝真与世相违。”这两句的意思是：“我整日纵酒，早就甘愿被人嫌弃；我懒于朝参，的确有违世情。”这是诗人的牢骚话，实际是说：“既然人家嫌弃我，不如借酒自遣；既然我不被世用，何苦恭勤朝参？”正话反说，更显其牢愁之盛，又妙在含蓄委婉。这里所说的“人”和“世”，不光指朝廷碌碌无为之辈，牢骚已经发到了唐肃宗李亨的头上。诗人素以“忠君”为怀，但失望过多的时候，也禁不住口出微辞。以此二句，足见诗人的愤懑不平之气。

　　最后抒发愁绪：“吏情更觉沧洲远，老大徒伤未拂衣。”这一联是说：只因为微官缚身，不能解脱，故而虽老大伤悲，也无可奈何，终未拂衣而去。这里，以“沧洲远”、“未拂衣”，和上联的“纵饮”、“懒朝”形成对照，显示一种欲进既不能，欲退又不得的两难境地。杜甫虽然仕途失意，毕生坎坷，但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的政治抱负始终如一，直至逝世的前一年（769年），他还勉励友人“致君尧舜付公等，早据要路思捐躯”（《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》），希望以国事为己任。可见诗人之所以纵饮懒朝，是因为抱负难展，理想落空；他把自己的失望和忧愤托于花鸟清樽，正反映出诗人报国无门的苦痛。1、萧涤非 等 唐诗鉴赏辞典 上海 ：上海辞书出版社 ，1983 ：472-473

本文档由028GTXX.CN范文网提供，海量范文请访问 https://www.028gtxx.cn